

青春情怀系列

郁金香之恋

蔡媛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青春情怀系列

郁金香之恋

蔡媛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[内蒙]新登字 08 号

青春情怀系列

郁金香之恋

蔡媛 著

*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)

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:7 字数:140 千字

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1—3000 册

ISBN7-204-03262-4/1·576

定价:9.80 元

第一章

多么凄惨的情人节！

早上才被老板告知明天她不用再来上班了，只因她不想当他的地下情人；中午用餐付帐时，又发觉钱包不见了，只好打电话找室友张玉晏来帮忙；走出餐厅后，那台她非常珍惜——虽破，但意义却非凡的二手老爷车，在光天化日之下竟被偷了……害她整个下午全耗在警察局报案。

但……屋漏偏逢连夜雨，晚上又跟交往一年多的男友陈治勇分的原因是他要结婚了，可是新娘不是她。到现在华莹莹才知道，在和她甜言蜜语的同时，背地里他却也正与另一个她海誓山盟。

“多可笑呀？”华莹举起手中的高脚杯，凄凉地看自己所投射在杯上的影子冷笑。

对于陈治勇的“琵琶别抱”，其实她并无多大的伤

痛，真正令她不舒服和生气的是那种被欺骗和不忠实的感觉。

“唯一哈！哈哈……”华莹莹突然仰头对着昏暗的天花板大笑，完全不在意旁人所投射过来好奇和异样的眼光，反正现在还有什么能比她今天所遇到的一切更糟？

笑完之后她希吁，“天啊！今天可是一年一度的情人节耶！”结果呢？没有鲜花，没有巧克力，她只能躲在这个她向来嫌吵嫌闹的 PUB 内喝闷酒，看着一对对的情侣脸贴脸，腿贴腿地大跳慢舞。

“多讽刺啊！”华莹莹忍不住又自言自语，谁说情人节一定是罗曼蒂克的？

华莹莹无奈地苦着，眼前已不胜酒力的倍感模糊全然不知一个喝醉模样的女孩子，在这岂不是双双对对的 PUB 里，有多引人观视。

“你还好吧？”一个油腔滑调，扮相时髦的男子过来搭讪。

“嗯？”华莹莹整个脸趴在吧台上，酒精的作用已让她完全不能思考，甚至连自己身在休息都不太记得，“你……是……谁？”她大着舌头问。

“我是你的好朋友阿三呀!”看她已醉得差不多,阿三也大胆起来,天外飞来的艳遇,岂能让它平白溜掉?

“阿……三?”就算是平常,华莹莹都很难想起啥时自己多了这么一号“好朋友”?更何况此时她的脑神经早已停摆?

“对,阿三,来,我带你回家。”

“回……家?”华莹莹的视线,精神根本无法集中,所以对于他脸上所挂的淫笑完全没注意到。

“对,回家,”阿三更大胆的扶起她往外走,心中不禁欢唱“卯死了”。

其他也一直以她为独艳目的无聊男子,只有暗骂自己为何慢半拍?

“你……我……想……”华莹莹口齿不清的咕哝着。

“你想?”阿三误会她的意思,口气竟因兴奋而发抖原本扶她的双手也开始猴急地乱摸,不料……

“哎——”化莹莹毫不客气地抓住阿三的衣襟,吐在他怀里。

“哇!”阿三要躲已来不及,快速地跳开看着自己一身的污物,反胃到一点也没有做“码事”的好心情。

“干!”阿三边骂边自认倒楣的离开,沿途还不时传

来想吐的呕声。

“哦……”华莹莹根本不大记得刚刚发生了何事，实际上她不想记，只觉得胃难受得好像有台洗衣机在里面翻搅。

此时已是凌晨时分，往来的车辆和行人并不多，她索性坐在路边痛苦地呻吟着。

“起来。”突然一个冷酷，深沉却又性感的声音在华莹莹耳边低吼，接着是双强而有力的大手将她一把拉起，动作粗鲁地不带丝毫怜惜。

经过这一拉扯，华莹莹感觉头痛得禁不住，她皱了皱眉峰，想抵抗，怎奈全身无力，只好任由对方拖着她往前行。

穆罕德的表情可也比她好不哪里去。今晚纯粹是巧合，他刚好在她进 PUB 之前看到她，所以才兴起跟踪的念头，没想到就看到这么一个精采的画面。有哪位良家妇女会在那种地方双身买醉？还到处抛媚眼，并跟个陌生的阿飞勾三搭四的？

“可恶！”穆罕德忍不住又是一声低咒，眼前这位浪荡佳人犹如软体动物似的，要不是他扶着，可能这会儿已瘫塌在地上吧：！

奇怪的是，刚刚看到她与那陌生人离去时，他的内心竟有股莫名其妙的杀气，令他恨不得想将对方的骨头折断，就像当初拿到照片时的感觉一样，原以为只是一时气愤所造成的，没想到此时那种独霸的感觉更强烈？

“可恶。”这次他骂的是自己。

“嗯……哦……”华莹莹口乾苦涩的难过着，随便一动就觉得浑身上下的肌肉有被撕扯的疼痛，该死的太阳穴更是有一大票的热门音乐乐团，正在做热情的演出。

“唉哟！”水中呀！哪里有水？她痛苦得连眼都睁不开，只是用手在四周胡乱摸索着。

“咦？这是什么？”她的大脑还有点昏沉，但，怎么身旁好像有……“别的东西？”而这触感仿佛是……

“你摸够了吧？”

调侃的声音让她还疑的手不由得僵在原位，原本还泡在酒精中的意识倏地清醒，她吓得甚至连身体都不敢动弹。

“我一定是在作梦。”华莹莹安慰自己，慢慢地，她张开迷蒙的双眼并缓缓地移动眼青年人瞄向声间的来源。

“哇！”华莹莹惊恐地大叫，在的身国睡了一个陌生男人！而他竟然她像……没有穿衣服？想到她的手“应该是”放在他的重申要部位。

“哇！”她又大叫地赶快抽回颤抖不已的手，坐起身来想离他远一点，这才发现自己居然一丝不挂？

“哇！”她控制不住地再次尖叫，本能地抓住盖在腿上的被童一般说来身上猛拉，这一拉，却将原本遮住他阳刚的部位的被单扯掉，使得他那“部位”全都毫不隐藏地裸露出来。

“哇，哇。”华莹莹已因刺激过度而停不住地叫。

穆罕德终于失去耐心地摇着头，用手指爬过他那头和他个性相同不驯的黑发，然后捂住她失控的嘴，语气中有着不容忽视的命令在里面，“安静。”

他讨厌女人就是因为这样一动不动便歇期斯底里，叫个不停，烦死了。

华莹莹只有怯生生地猛眨眼盯着他，以免泪水夺眶而出，对方是谁？她一为也不清楚，惟一能确定的是两人赤裸的同躺在一张床上。

“要叫的应该是我吧？你又摸又看的，便宜都让你

占光啦!”穆罕德略有所指地揶揄，一抹轻薄的邪笑尽漫眼底。

华莹莹这才意识到他现在身无覆物地般坐于自己面前，而她还这样直瞧人家，那模样说有多暧昧就有多暧昧，酒后的宿醉即刻消失。

她赶紧闭上眼，“嗯……”因为嘴仍被他的大手捂住，所以只能发出低鸣，脸则红得像猪肝，天哪！这还是她第一次看到男性的裸体和……“那个”，而她居然觉得舍不得闭上眼？

“为了公平起见，你是否也该让我‘好好’欣赏，欣赏呢？”穆罕德一副不怀好意的样子，暗地里却在偷笑和怀疑，怎么她的表现好像很纯真似的？

华莹莹简直不敢相信地张开双眼，且睁得老大，而头也摇得像博浪鼓。

“那我不是太吃亏了吗？”穆罕德坏坏地笑。

妈的，为什么她的唇透过他的手，不断地传来阵阵的电流？流窑得让他竟“有点”想占有刀。HEY，COMEON！你不是向来最厌恶女人的吗？更何况她还是姊姊的……

不知哪来的力气，华莹莹抓下他捂在自己嘴巴的手

握，然后一本正经，认真地说：“吃亏就是占便宜。”

“这是哪国的理论？”现在他的眼睛总算多吃了一些“亏”。

感觉对方异样的眼神，华莹莹顺着他的目光看回来，才知道刚才她一松的身上的被单已滑落了下来，露出大半的春光，红得不再红的小脸立刻一皱嘴一张，接着又要……

“别叫！”穆罕德在见到她那熟悉的预备动作之时，便机灵地先出手掩住她的喊声，看着她因紧张和害羞，竟忘了其实只要将被单拉起，而毋需以手臂相拥来遮蔽的窘态，他不禁又怀疑，这是她故意做给人看的假象吗？

莫名的情愫让他改变原来的计划，或者是因为有些许的不忍他对自己的仁慈感到惊讶。谁会相信“铁面商人”穆罕德，对敌人会有手下留情的一天？

尤其是眼前这个破坏他姊姊幸福婚姻的第三者，原来他想引诱，然后玩弄再抛弃的坏女人。

“呜……呼……”

可能手劲愈来愈大，穆罕德发觉她好像有点喘不过气，为了不想再次忍受她超音波的“魔音穿脑”，故在

松手前他必须先确定一件事。

“如果我手拿开，你得保证千万不能再尖叫？”

“呜……”华莹莹害怕地瞪目瞪眼，除了点头还能如何？

“好！那我放了哦？”

“嗯……”华莹莹泪眼盈盈地直点头。

因为这动作，使她忍了好久的眼泪终于顺颊而下，在接触到那串串泪珠时，本来还在考虑的穆罕德，立刻像触电般地迅速抽回手。

“该死。”他骂自己，又不是没见识过女人哭，怎么自己表现得像个初中小男生？

华莹莹却以为他吼的是她，吓得缩成一团，掩胸的双臂抱得列紧，她愈是想止住，泪愈如雨下。

“白凝。”这次穆罕德骂她也骂自己。

这白凝女人，一知道那种姿势更容易挑起男人的欲火吗？看她泪流满面的可怜样，穆罕德惊骇地厌制想拥她入怀的冲动。

“我……”华莹莹误会他更生气了，颤抖的话也说不清，“你……要做……什么？”

老天！她的遭遇还不够惨吗？本应是浪漫的情人

节，她却失去一切，雪上加霜的是她在不知觉的状态下失去了贞操，现在她又将要失掉什么？

“你觉得呢？”穆罕德神色自若地拉直华莹莹的腿，完全不管她的樱唇张得有多大，然后一脚踏坐在上，以掌撑着一身，并将他向来备受赞誉的脸孔送到她的面前。

“你……马上给我离开。”华莹莹见他丝毫不在乎是否有衣物蔽体，好像相当习惯在众人眼前裸体，自然又不恨怩，但她却怎么也没法儿大方起来，即使她已跟他……

穆罕德不言不语，英俊的脸庞带着莫测高深的笑意，宽硕的胸膛直逼向前，当两人之间完全失去距离后，他还用仓那强健有力的臂膀，将她从两边紧紧挟住。

“你……”华莹莹根本无法动弹，脑中一片空白，呼吸乱了节拍，心跳犹如行军踢正步，就算从前与陈治勇交往的那一段时间，也不曾有这般的感觉和如此近距离的异类接触。

“忘了告诉你，这儿是‘我的’地方，不是‘你

的”

穆罕德在她耳边低语，同的男性气自己令华莹莹全身酥软，体内泛起的热流让她害怕地想逃离。

“别动。”穆罕德警告，手也挟得更紧。

如果她再像这样地蠕动下去，他就没办法把持如昨夜那样的坐怀不乱了，那么就待破坏他向来的游戏规则——“不乾淨”的“东西”，他不碰。

“那……放我回家。”华莹莹想空出双手推开他，却又怕手一放她就会曝光，但如果再继续维持这般的亲密，那她铁定会因心藏无力或呼吸过于急促而死。

可是……”这种居高临下的角度很好，既可看到她漂亮雪白的颈部和长而翘的睫毛，又可欣赏到她诱人的胸线，还能感受她皮夫的细嫩，他心猿意地竟有点不能集中精神，为此他感到诧异。

“咳……”穆罕德试着找回要说的话，“当初是佻在PUB里死缠着我，硬砂着要和我‘做爱’。”他喜欢看她羞赧低头的可人状，所以特别加强那两个字，他决定要这样地玩下去。“你还说要养我呢！怎么一夜缠绵后，拍拍屁股就想走人？亏你我昨晚配合得那么好。”

他愈说华莹莹的脸垂得愈低也愈红，长这么大从未如此丢人过，最后她简直是整个头都埋在他宽阔的怀中，“不要再说了！”她不要听。

穆罕德当然不打算停止，他可是正在与头上哩！而且她抵在他胸前的感觉真的很棒，“你不可能忘记吧”那样的翻云覆雨……你像乾柴，我像烈火！你热情得次要完又是一次……”

“哇！”华莹莹一向冷静，但不知为何？遇到这深具“致命吸引力”的陌生人，她只能尖叫，而且可能连未来的份都叫光了，她不能接受酒后的自己变得如此下贱。

“哎呀！”穆罕德没想到她会突然又展现她的“特殊才艺，不禁吓一跳地倒坐一步，重心不稳地差点摔下床去。

“哇！”华莹莹这次叫得更大声，又要遮胸，又要掩脸地手忙脚乱。她又看到不该看到的地方……

“你是‘叫桶’啊？”穆罕德重新坐好，她目前的模样真是秀色可餐，“吃亏的可是我耶！那我是不是也该叫两声呢？”

华莹莹受不了，“我……要回去！”她觉得如果她还

继续留在这儿，一定会被他逼疯，抓起被单，她面色苍白地下床，决定走人。

“你打算一走了之？”

“不然……你杨怎样？”狗急都会跳墙，更何况是万物之灵的人类？华莹莹化悲愤为力是一，“反正昨天的事，我根本一点也不记得。”她豁出去了。“而且我都已经和你……‘那个’了。”她结结巴巴了半天才说出口，脸一阵红一阵白地背着他，以免又瞄到“不宜看之物”。“你何来亏好吃？”那可是人家的……第一次呢！她不禁黯然，好不容易吞回的泪水又复归位。

“当然吃亏了。”望着她泫然欲泣的容颜，穆罕德颇感惊愕，自己的身体被“怎样”了，她怎会不知道？再怎么烂醉也不可能一点感觉都没有。

是她纯或蠢？抑或她察觉出什么，所以装出来的？如果是这样，那她的演技足以荣犹奥斯卡金像像奖的最佳女主角奖奖，穆德黑漆的眼眸闪过一丝阴冷，以她不择手段地诱惑他姊夫，骗财又骗色的吸血鬼作风，她无疑是属于后者。

一股强烈的斗志在体内熊熊地燃烧，他喜欢接受挑战，尤其是这种自以为聪明的笨女人，他要让她知道如

来佛长得是什么样。

“你……”见他俊逸脸上的表情阴晴不定，华莹莹有点担心地不知所措，恐惧的情绪列加蔓延。

他是何许人也？说不定是个衣冠禽兽的强暴犯或杀人犯？也许是逃犯？那她的处境不就相当危险吗？愈想愈害怕，华莹莹有些腿软地偷偷往门边移去，总之，先逃离此地再说。

“你不会是想离开吧？”穆罕德拿出他那打“骗”天下无敌手的“一号表情”——纯真如孩童般无辜地望向她，她的一举一动可都在他的眼里。

“原来……”他搬出“二号表情”——无助与无害，是女人就抵挡不住而会激发她母受的本能，“昨夜你说的一切，只不过是哄我的谎言，我竟会傻到将这些甜言蜜语当真。”穆罕德低不头不让她瞧到他想笑的眼睛。

华莹莹知道他正在难过，“你……别哭啊！”昨天她做过些什么，怎么她都没印象，更别谈什么“甜言蜜语”？她自己也很想知道哩！以便往后可且来拴住其他男人的心，那起码日后不会再生像陈治勇这类事件。穆罕德仍低着头。

“喂！你别这样好不好？”她真够衰，现皆段应该是